

個地方，「風的樓梯」那邊，剛嫁進來的時候還是一塊跟其他地方沒兩樣的樹林。風的樓梯，意思就是，風經常是從那裡爬上來的。

我常想像風是這樣來到我家門前，然後在傍晚，我站在我家門前的時候，風，會灌進我肚子裡；然後就在最後一次玩這個遊戲，對是遊戲，的時候。小兒子就真的進來了。後來風的樓梯被剷平了，沒風了，那個地方在之後變成了一整排的洋房。不過，還是有所關連的，我的生活，跟風的樓梯之間。我有偷偷看到荷娜的肚子正在變大，我很開心事情這樣發生了。我的意思是，當我們三個住這裡的女人只有我生過孩子的時候，很多時間我總感到緊張，在面對眾多祝福或者羨慕的話的時候，在喉嚨裡輕嘆一聲的那種緊張。

男：
武氏清順想說的是，他有一個剛上小學的大兒子，以及一個五歲的小兒子。這兩個男孩都遺傳了這個女人澄澈的眼睛。而我們其實

已經知道了關於蔡安荷娜的事。她的丈夫，是個沒有精液的人，當然，這是武氏清順一輩子都不會知道的事，稍後我們會發現，這件她一輩子都不會知道的事，將對她至關重要。

女C：和我丈夫做愛的時候，我經常感到我正在被祝福，而這種感覺我知道阿紅和荷娜無法擁有，我就是知道。這讓我，有時候在她們面前常感覺愧疚，因此我不會介意她們兩個感情比較好。我有我自己想做的事。

男：
當然，我們知道。

三

女C：她的家還是很古代房子，這邊的那個古代的房子。她們家的房子自己有一些漢字，那個是我喜歡的東西，還有那些的圖案。最後一次去找她的時候，她就在哭。我就問她為什麼，她就說，她們家的房子要被拆掉了。她

的老公都是很兇，她的老公嚼檳榔，也很不喜歡我們見面。她的老公很不喜歡告訴她事情。那個之後她就病了，她那個，子宮，裡面有東西。

女b：我也喜歡荷娜，她的黑色皮膚讓我魂牽夢縈，她的幽默讓我醉心。我們常常一起嘲笑那些開著很大的車的女人，那些住在山路另一邊的女人，她們的男人都在哪呢？無論如何，那些只在週末出現的住在洋房裡的女人讓我們兩個覺得噁心。

女c：雖然我和阿紅都是越南的，但是阿紅比較常跟荷娜比較好。

女b：那是哪一次呢？總之是一個熱到昏天黑地的下午，我跟荷娜從山下走上來，遠遠就能看見，又是一臺愚蠢的大車子，兩隻大黃狗從車裡探出頭在喘氣。「討人厭。」荷娜大吼著——我笑到發抖——誰能忍受這麼愚蠢的場景？車子的主人在哪？那些一無是處衣裝

雍容的女主人？荷娜已經來到耐性被耗盡的邊緣了，她簡短地透露著，這同時也暗示她將有所行動。而誰，能不為她的行動給予最尊榮的褒揚？她牽起我的手往我的店面奔去，猜一猜她，拿了什麼？一瓶肌樂！我們的荷娜在後來，衝回去山路另一邊那臺不受上天允許就停靠在這裡的大車子旁邊，對著兩隻狗不要命地噴了，足足有半分鐘！

男：蔡安荷娜與黎氏紅的交往通常無法太用語言溝通，當我們看見黎氏紅屢次浸淫在兩者友誼間的片刻回憶時，其實在黎氏紅的大腦當中，都是過分把許多的肢體溝通化約成正常語言狀態的虛假記憶。這麼說並非否定兩者之間的愛，而是在說明某一種相處模式的可能性成立。

女c：我不知道我有沒有怎樣給阿紅難過，只是想她可能是比較喜歡別人才會這樣，沒有關係，我也喜歡荷娜。

兒子已經五歲的女人，不在其列。清順將在明天的深夜隻身前往蔡安荷娜已經被劇平的家，她的丈夫蔡長春，一位神祕的中年男子，目前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賃居起來。這個地方即將要興建一棟由二十八層六十至一百坪獨立單位所堆砌成的豪宅，它將會是這個山頭最高的一座。而在這裡，在之前，你或許也會糾正我，關於黎氏紅在妊娠上的任何資訊，也從無揭露。這個脾氣剛烈的女人，在半年前曾經有過一個孩子，曾經。當經期已經停止，科學上的資訊被證實，這個爽朗的女子用她最積極的速度邀請了清順和荷娜到她的小店裡面。當然，這其實是在說黎氏紅的丈夫的小店。這個小店將在一年後，在街道上的地位以及社會功能，被連鎖超商取代。但那時候，這件事對黎氏紅也不重要了。

四

女c：有開心嗎？剛剛去唱歌。

女a：妳先把東西放下來，會不會太重嗎？

女c：有要放下，很重。

女b：白天我們去辦事情，荷娜她，荷娜說……

（越南語）荷娜把路邊的羅馬柱說成了她們泰國的傳統柱子！

女c：（越南語）泰國的柱子我可沒什麼概念。

女a：妳們是不是用越南話講我的東西，妳們在講我壞話！

女c：阿紅說的。

女b：我們剛剛還在吵架，說那個是法國的柱子！妳不是說是泰國的柱子。

女a：哇呀！妳們在講我壞話，妳們越南人這樣欺負我一個人。

女c：妳教我泰國話我們就可以一起講阿紅了啊，阿哈！

女b：那我就把妳們兩個趕出去。

女a：那個真的好像，我們小時候的村子，有錢人的房子，有一條好高高高的柱子。我就跟阿紅說。

女b：清順告訴我要煮蝦子，我晚上就煮給晚餐。

女a：去唱歌的時候吃完了，妳就沒吃到。

女c：不是我要吃的啦，是跟阿紅講吃蝦子給肚子裡面的寶寶吃飽。

女a：這樣會好嗎？要吃蝦子。

女b：那個是她們北越的，我不知道。

女c：也沒有，我自己都愛吃。

女a：阿紅妳要學。

女b：妳也要學。

女a：可是阿紅的肚子，還沒有大起來。之前，哈……

清順的肚子太大了，記得嗎？結果到我家，被門撞到。

女c：那個是很後面的時候。

女b：像清順那麼大的我不要！

女a：寶寶很胖很好啊。

女b：我還要搬很多東西，大肚子（模仿大象走路）變成大笨象。

女c：那個時候我就跟兒子講，妳們都跟大笨象買東西！

（一陣歡笑）

（女b走向舞臺外）

女a：大笨象去哪裡？

女b：（模仿大象走路）哞……大笨象想上廁所。

女c：大象不是牛！／女a：沒有聽過大象叫嗎？

（短暫沉默）

女a：清順妳什麼時候想再來我家？

女c：妳老公不在的時候。

女a：妳養魚完，有空，都可以。我老公最近白天不會在家。

女c：真的嗎？

女a：我可以煮給妳吃。

（短暫沉默）

女c：妳要不要來我們家工作，不然叫阿紅請妳看

店。

女a：我老公。

女c：可是。

女a：我也不喜歡。

女c：我們家也有東西要搬。

（短暫沉默）

女a：阿紅好久。

女c：有沒有突然忙別的事？

女a：這樣不能聊天了。／女c：我去叫她回來。

／女a：我去叫她回來。

（女a走向舞臺外）

（女a尖叫）

女a：阿紅，妳怎麼樣?!

女c：什麼東西？

（女a快步回到舞臺，哭泣）

女a：她流血了，寶寶。妳幫幫我，我不會。

（兩人快步走向舞臺外）

女b：（越南語）我覺得很好！

女c：（越南語）妳在說什麼？現在我們應該去醫

院！

女b：（越南語）我說反正我也不想要有這個東西，

顯然就是不會擁有了。

女c：（越南語）妳是醫生嗎？

女b：（越南語）不是，我是我！

女c：（越南語）那我看到妳流了很多血，妳需要

醫生，我說錯了嗎？先照我的話做吧，現在

不是笑我笨的時候。

女b：（越南語）我的丈夫不會高興的，我的丈夫

不會高興的。

五

（拿起麥克風）

女c：我還是想多說說荷娜家，荷娜住的房子，那

是我這輩子看過最優雅的大東西了。第一次，

荷娜在她家門前跟我道別，用我們兩個都還

非常非常不流利的中國話對我說，她家到了的時候，我先是在一片黑當中看見了一棟帶著牆的門，不巨大但是，很像父親，打開那扇門的荷娜真像是一個大戶人家的女兒。然而，我最喜歡的，說到這裡的這件事彷彿每個人都知道卻又都不知道。我最喜歡的還是她家的屋頂。那座屋頂側邊的角落，有一朵靛青色的蓮花。我要說的是那朵蓮花是秀氣的長條型，有著鮮嫩的長梗，然後，花瓣是一陣清涼的靛青色。我要說的是，居然是修長的蓮花，居然是青色的蓮花。荷娜的房間就在那朵蓮花的底下，風會從風的樓梯過來，在那朵蓮花底下進到荷娜的房間。

男：蔡安荷娜從與蔡長安結婚開始，就擁有了自己的房間，全然屬於自己的。這是所有參與跨境婚姻的女人不曾想像的事，但確實發生。天生失去精液的蔡長安，當年並未對蔡安荷娜說起關於自己的任何事。當他舟車勞頓到

達北大年府的某個小城市時，他只對所有女人說了一句，跟我結婚的，將自己擁有一個房間。荷娜，就在這個時候往蔡長安身邊走去。容我再提出的是一個事實，無論如何，蔡安荷娜的這個房間即將往天空增長二十八次，將有二十八個比蔡安荷娜原本房間大三倍的新房間。而這將會只是新房間當中最小的一個。當然，並非是說即將來到的房間每個都過於巨大且空曠。而是這些房間，在我們所定義的一個房間裡面，還有別的門，去到這同一個房間的其他地方。

女C：那天我去了醫院……

男：武氏清順去了醫院探視蔡安荷娜的那一天，她下了一位越南女人的車，走進了病房。

女C：我正面的，得到了荷娜的同意。

男：從開始到現在，我們從未否認這三個女人之間的友誼，武氏清順對蔡安荷娜的愛，從一開始到現在，都如她所說的確切。至少那天，

幫我更之前的事。

女b：我還要顧店，妳應該要學會看路標和站牌，

那可是妳最愛的中國字。

女c：臭阿紅妳還要損我到什麼時候？

女b：我可沒有多餘的意思，妳是真的應該要會看

那些字。／女c：我會啊！

／等等，妳看，那些女人又在外面了。

女c：哪些？

女b：新房子的那些，妳快看啊。長得多愚蠢的一

些人。

女c：那些是臺灣人嗎？

女b：妳說廢話嗎？

女a：請問一下。

女c：噢，妳會說越南語！

女a：是的，我是越南人。剛剛在外面聽到這裡好

像，依稀有些越南語的聲音，我還以為我聽

錯了。

女b：我們以為對面的房子只會住臺灣人。

女a：天底下總有新鮮事。

女b：是啊，真夠我品嘗一輩子。

女c：阿紅妳太驕傲了。

女a：妳朋友說話還滿有道理的，我真不知道哪裡

惹到妳，畢竟才初次見面。

女b：妳會對疾病有禮貌嗎？

女a：什麼？

女b：當有乾癬從妳手肘延伸到妳的肩膀，妳會怎

麼對待它呢？

女a：我想我會試著消滅它。

女b：真是有自知之明。

女a：我對這裡一無所知，但似乎妳不懂得與人相

處的道理。

女c：這裡跟世界上其他地方沒別的不同，我是說

相處之道。

女a：是吧？／女b：是啊。

／這裡有那種平時就開著冷氣的店面嗎？

女b：又不熱。

女c：如果你要便利商店，用走的也要半小時。

女a：謝謝妳告訴我，我只知道這個。但我可以開車去。

女c：妳……妳有車？

女a：我有一臺自己的車。／女b：就停在我店門口我看到了。

女b：其他開車的臺灣女人妳都認識嗎？

女a：丈夫在中國的那些嗎？我跟她們沒什麼好聊的。

女b：所以妳也不養大黃狗？

女a：別老是講我聽不懂的話。

女c：我有想過我大兒子上國中之後，我必須學開車。／女a：不難的。

女a：聽著，阿紅是吧。我們或許可以做朋友，如果妳脾氣不這樣了話。

女c：可我們家那臺是大貨車，看起來就是男人的東西，不，它真的是一件男人的東西。

女b：阿紅跟這個店裡放著的所有東西一樣，貨品

而已。

女c：妳有沒有看到轉角過來那邊，有一塊房子剛剛被拆掉的地？那是我們另一個朋友的房子！好可惜喔，我很喜歡那棟房子。

女a：裡面的妻子是越南人？

女c：泰國人啦，所以我們只能講中國話。

女a：真是可惜。

女c：喜歡彼此了話還是過得去的，不過，她現在生了重病在醫院。／女a：真是可惜。

／我想我祝福她的話語講一萬次也不嫌累。

／女a：這是好的。

／沒有那棟舊房子，我都不清楚這個村莊還是不是這個村莊了。

女b：我看妳關心舊房子比關心荷娜更深吧。

女c：才不是呢。

女b：這女人有車，我看妳也不用我幫妳了，如果她有空的話。

女a：我？我一整個下午都空著。

女c：是嗎？／女a：是的。

／可是妳，妳會認中國字嗎？我最大的困難是這個，街上太多字了，妳需要它們才能去到要去的地方。

女a：噢，我啊。不要承認妳不會，妳就會了。

女c：所以妳會嗎？

女a：我會啊，我會認中國字，我是臺灣人。

女c：可是妳剛剛……／女a：是妳說的，街上字太多，不是我不會。

／那好。

女a：反正妳等等也是坐我旁邊，就像個臺灣人一樣坐我旁邊吧。我們要去哪？

女c：醫院，看我剛剛說的那個朋友。

男：這位神秘的越南女人，她丈夫在河濱道路旁的泡棉工廠即將在三個月後發生劇烈的火災，這導致這個女人和她的丈夫，被迫處分他們在這裡的新產業。武氏清順在那之後並沒有多獲得一位新朋友，雖然她不曾明說她想要。

七

女b：他們家被拆的時候我有看到，古老的房子瞬間夷為平地。怪手開下去的第一口我便看到了，一道光把荷娜原本的房間從屋頂剖開，荷娜的床，在她病了之後曾去拜訪的那一張，被光亮給照滿。我不像清順那樣崇拜著這種樓房，那被我看作一種北越人對於漢制的一種，先天性的崇拜。尤其是清順深深愛著荷娜家屋頂圓弧稜角的裝飾，每次的拜訪都會駐足觀賞。清順說想為它上色，說這是個美麗的想法。

女a：進到醫院的第一天，當我躺在冰涼的X光床上讓他們照看我的骨盆的時候，一股清涼讓我受難已久的骨盆感受到近幾個月前所未有的舒適，一種喘息像是祝福或可說是被甘露澆灌一般。MMMMMMMMMMMMMM，蔓延開來，蓮花那樣盛開在身體裡。

女c：荷娜也是跟我一樣在娘家的時候有拜佛祖，

但是她是拜泰國那邊的，我們越南的會比較像臺灣這邊的。會開心，我的老公也拜佛祖，我會比較安心。臺灣的廟跟越南的，也很像。／那種藍色是那個特別的藍，廟裡面的顏色，我們越南的藍色。

女b：她說的是交趾風格的青色，一種飽和但偏靛色的青。她說的是她在臺灣廟宇所看見的關於她與漢制越南的連結，我說過的，那跟我沒有太多關係。／（女a：我只不過曾經看過一根很美麗的柱子從圍牆外穿出來，露出柱子上面美麗的裝飾。那些蓮花，像是佛陀底座的蓮花。我曾經也跟紅讚美過的。）

／我不太需要去廟宇，我不太需要祭祀。

（語氣轉歡愉）

那是一場幽默的誤會，其實荷娜看到的是一根羅馬柱，我跟她說。那是一次我們要去移民署辦事情，妳知道的，就像妓女般被臺灣男人頤指氣使的荒謬場合。出來之後她先看

到了對面的大樓，就是看起來很貴的那種大樓。她說，這裡住泰國人嗎？她高興地驚呼。我滿是疑問。她說那棟大樓使用了暹羅風格的柱飾，她手指著一根柱子叫道。我沒看到呀，我滿是疑問。她堅信地一直歡呼。噢老天，我很後來才知道她說的是一根羅馬柱。我說了羅馬柱的法語給她聽，我說了羅馬柱的名字。

男：我們將在大門門軒使用高規格的羅馬柱飾，電動的鋁製大門是現代簡約風格。門被打開後，會有著一條用巨大盆景迎賓的走廊。在進入電梯間的轉角處，在大廳的挑高廊洞之兩側，在挑高廊洞的盡頭，羅馬柱會視空間所投射的韻律而選用奧尼克式、埃奧尼克式或者柯林辛式。將會有景觀投射燈在夜晚持續探照雕工精美的柱頭工藝，我們因此備享其尊榮。

女a：而我堅信那是我們暹羅的東西。

九

（拿起麥克風）

女C：現在這裡會只有我一個人，不會再有任何多餘的人，男人，來搶我的話。那個晚上，我去了荷娜家，我充分知道我的行為活像是一個竊賊。我把鞋子脫了，只穿著襪子，走進一片狼藉的房屋殘骸當中。老實說，這個我原本就分不清楚哪裡是哪裡的地方，更分不清楚了。生命當中總有很多時候，在舊地重遊的當下妳會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我在這種時候，都會假設上一次在這裡遭遇遇到的人，現在還在這裡，如果那個人或那些人現在不在了話，如果只有我了話。只是這一次當我待在荷娜家，吃力地想像荷娜，健康的荷娜出現在我面前，卻總是沒有辦法清楚地讓想像變成竊時的感受。

總之，我走到了我要的東西的附近，前後左右的水泥塊最高的可以超越我整個人，這讓

我能輕鬆地藏匿在這裡。我打開我手機的手電筒，好好地照看眼前這一朵蓮花，它的顏色真的好美。接著，我驚覺即將要發生的事情有多麼愚蠢，一個女人半夜抱著一大顆上百年的屋頂，走在馬路上。所以我想行動應該要再晚一點，再晚一點。就在這個時候，那朵泥塑的蓮花成為我唯一能互動的對象，連同弧形的屋頂背脊，以及其他關於這顆屋頂的所有。然後我知道，接下來這些事一輩子只能有我知道，因為這對女人而言是殺頭重罪，但我，還滿得意的，有這種思維的我真是調皮可愛。

／我開始忍不住想要裸體，一種在別人房間裡裸體的感覺。而因為我想像不出荷娜在這裡的感覺，當初是因為那是在這裡唯一一遇見過的人，吉光片羽間，我認為，為什麼一定要是人呢？這個房間，也不是一開始就屬於荷娜和她老公的不是嗎？房間本身難道就

不值得我好好介紹一下自己嗎？

我讓自己跨坐在屋頂上，開始搖擺我的腰。我讓身體持續地跟還沒有因為怪手而損壞的所有工藝品接觸，把自己掰開，讓它們用它們身上的青苔和灰塵跟我產生關係。就在這個時候，一根真的陰莖神不知鬼不覺插進我肚子裡，這是在搞什麼鬼？我只想大聲咆哮。是荷娜她老公，我的天，他看到這一切了嗎？我在那個可惡的男人占有我的最初一分鐘，持續不斷的對於剛才的罪行被揭露提出檢討，他都看到了嗎？我真的非常認真地抵抗，我發誓，從頭到尾我都是。我恨不得能用我自己的下體把這個爛人給吞了，並非我刻意要數落他，而是這個男人真的從看起來開始就不得我的緣，更不要提作為一個丈夫他給我朋友的待遇根本讓我不齒。我也是會看不起人的！我不管了，就如此脫口說了這輩子唯一對他說過的一句話。然後他給了我一巴掌，

他走了，我蹲坐在地上大哭。

／生過孩子的人都知道肚子前面想大便的感覺對不對？被強暴之後我希望這種感覺能幫我，排出來一些什麼東西，就算排出一把刀子直接把我剖開都好。噁心像是反嗝的酸酒在我的身體裡上上下下，然後，我居然，我居然就誕下了一個滿是經血臭的肉塊。我不知道這能不能算在我的妊娠紀錄裡，總之我嚇壞了，這個不值得期待的荒謬毀了這一夜，毀了我所有的計畫。我感到，非·常·不·耐·煩。

十

女c：喜歡荷娜家的屋頂，看見它倒在地上覺得很可惜，就想要拿過來。

男：妳是黎氏紅嗎？

女b：……我是。

男：妳認不認識武氏清順？

女b：什麼？

男：妳認不認識武氏清順？

女b：我們是在那個識字班在一起的。

男：所以妳認識武氏清順？

女b：對。

男：妳知道她之前……

女b：沒有看過。

男：幹嘛那麼緊張？

女b：我沒有不知道。

女c：放在那邊也是會被丟掉啊，我可以要對它很

好啊。

男：武氏清順成功歸化之後第一次進到警察局，

他們告訴她，那個深夜之後有人在她逗留的

地方發現屍塊，一塊懷抱那麼大的肉，幾乎

可以判定是人的。原屋主蔡長春失蹤了，他

在上個禮拜拿到了五十萬的第一期簽約金，

他的妻子蔡安荷娜現在在加護病房中。總之，

現場圍起了封鎖線，有新居民大肆討論棄屍

案對社區的衝擊。

女a：昨晚來自腫瘤的劇痛讓我初嚐妊娠的喜悅，

我感覺到它正吃力地從我的陰溝裡往外攀爬。

能有一個讓另一個生命可以得到氧氣的能力

也是非常可敬的，清順在這方面是建樹有功

的專家，她讓兩個俊美的男孩子在我也踩過

的地上行走。這一次我刻意地保持清醒，想

著底下的肉瘤會是什麼樣子，我想它是鮮紅

色的，包覆著淡淡的油脂讓表皮展露出金光，

多水欲滴的。

男：武氏清順當年從海防到河內的路途上一路充

滿志忑，住在養媽為準新娘準備的安置公寓

當中的第一夜，清順因為自己的前途而油然

而生一股獵奇心態，並且，執行了人生第一

次的自瀆行為。被當作待宰牲畜般擱置著的

時候，她想到自己身體之被敞開即將滿足一

個男人跨海而來汲汲營營的慾念，一個空缺

狀態男人的被補滿，淫水便從淺藍色的黛奧

衣裙裡涓滴開來。

女b：知道。

男：為什麼知道？

女b：我們聊天。

女c：我們兩個聊平常的事情。

女b：聊家裡的事情。

男：那武氏清順為什麼要去那裡？

女b：她要去……

男：有目的的啊。

女c：我把荷娜家的屋頂偷掉了，我喜歡她的屋頂。

女b：他們看錯了。

男：誰？

女b：住別墅那些人。

男：妳討厭他們嗎？

女b：不討厭。

男：為什麼他們看錯了？

女a：住別墅的那些人，我們總是這樣偷偷地在背

後數落他們，那些與我們格格不入令人憎恨

的賤東西，想起那些人我時常毫不留情地數

落。我討厭他們停車在我家路口時的樣子（大

聲嘶吼），戴墨鏡的女人自己擁有一臺車！

他們偶爾在我家旁邊把車停下來，遮住我房

間的光，然後再把車開走。

男：那妳討厭我嗎？

女b：不討厭。

男：武氏清順如果殺人了，妳會意外嗎？

女b：老實跟你說，我不會。別看她那樣，總是像

隻沒有話的羊，其實我知道她有多驕傲，我

就是知道。別看她外表那樣，這個女人，我

總是有所提防，她看我不是真誠的，我就是

知道。她一定有嘲笑我肚子留不住孩子，我

就是知道。你如果說她殺人，那你就說吧。

臺灣人講話永遠是正確的，不是嗎？我丈夫

就是這樣數落我的。你要怎麼覺得你就怎麼

覺得。她殺人，她有殺人，這樣可以嗎？

男：我知道了，謝謝妳。

作者介紹

陳有銳

本名廖期正。一九八六年夏生於臺中豐原。演出作品：《DEAR ALL》（風格涉）、《理查三世》（莎士比亞與他的妹妹們的劇團）、《欲言又止》（風格涉）。劇本創作作品：《拆房子》、《欲言又止》、《泌尿科戰士》。

評審意見

黎煥雄

〈炎性事例〉的魅力帶著一種魔性，相對文學獎得獎作品的一般印象，它絕非「四平八穩」的典型作品，很難定位。故事擺盪在弱勢關懷（外籍新娘）、父權對抗，以及陰性書寫、魔幻寫實之間，乍讀之初，有些新文本的疏離與不易入口，但隨著「他者／境外」語態的逐漸建立、隨即又翻轉反差成刻意細膩精緻的「文藝／詩化」的流暢，一種類似巫術的包覆沉浸情調將病與暗黑情慾的主題有效地逐步拆解，而「身體／空間」的置換與錯位也有著精采的鋪陳。最後三名女性角色之間缺乏語言性格區別、彼此難分的模糊，竟至一種象徵高度的逆襲。看似說書敘事功能取向的唯一男性，成為相形之下的境內／主流語境的冷漠者、觀看者、間接共犯者。而既然以首獎為這樣一種「為邊緣／非典型發聲」的作品發聲，可議論的空間一定存在，但是評審們更篤信以反省／辯證基礎察覺臺灣的異質性、而從中迸發原創力量的價值，或許正是〈炎性事例〉的存在所提醒的。